

郭兆文 著

# 蒼然一白

林祥雄的人生道路



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郭非文  
著

# 爲然同寄

林鮮紅的人生道路



國際文化出版



00027685

1992 • 2

中國 • 北京

52322  
圖書書店

京新登字 173 号

**蓦然回首**  
——**林桦雄的人生道路**  
郭兆文 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百花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本开 9 印张 彩页 1 印张 160 千字

1992 年 4 月第一版 1992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70 册

ISBN7-80019-873-5/G·316

定价:(平)11.00 元

(精)15.00 元

# 葛兰回首

林耀雄的人生道路

程思远题



---

## 序

祥雄说，我们两人有不少共同点：都是自幼便失怙恃，历尽坎坷，靠半工半读混起来的，并且都在欧洲闯荡过。但在天赋及成就上，我都远不及他。他既能诗，又擅画，我则连一行诗也没写过，更不会画了。我不过当了一阵子记者，爬爬格子。而且像新加坡文化界许多人士一样，他还是善于经营的企业家。在这方面，我更是一白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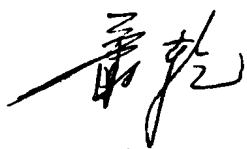
但是我十分喜欢他。首先是他那热情爽朗的性格。他出生于潮州，那是我的第二故乡。1991年夏天在中国遭受的巨大水灾中，最能看到祥雄那悲天悯人的胸怀和他那慷慨奉献的精神。

我曾多次去过新加坡，在那里交了不少林祥雄式的朋友。他们都是身在企业界，心在文化事业——尤其在传播、发扬中华文化的伟大事业上。他们最怕的是“香蕉文化”——就是说，黄的皮，白的心。因此狮岛上的有识之士都不遗余力地保持并加强同中华文化这条根的联系。祥雄所写所画，所做所为，都是旨在延续同这条根的联系，成为中国与新加坡之间的坚实桥梁。这也正是此书所要

---

阐明的主旨。

作为一个爱中国也爱新加坡的老人，我借此祝愿祥  
雄在他从事的伟大事业中，取得更为辉煌的成功。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consisting of two characters: '李' (Li) and '乾' (Qian). The '李' is written with a long horizontal stroke extending to the left, and the '乾' is written with a more compact, stylized form.

1992年3月29日





27.9.90北京畫展開幕了!  
 ——《亞運》期間，他是海外唯一  
 被文化部暨對外文化協會  
 邀請到中國作巡回展的畫家。

△貴州苗苗藝術團在開幕當天也前來表演助興！瞧！多活潑及輕鬆的開幕場面啊！

## 林祥雄畫展



## 新加坡畫家

## 林祥雄畫展



△“腳踏鐵馬入民間，手揮彩筆出衆相。”  
 1990年在展出廣告前留影。



“立足神州天地間，肩負文藝海外揚！”  
 1990年在中國文化部前留影。



與雕塑大師劉開渠，雕塑家程允賢談笑風生。  
V

△ 陪李炯才夫婦拜會了蕭乾先生。



“想不到，您對美的看法與我是一致的……”美術理論權威王朝  
V 聞邊翻閱其畫集邊說道。



>  
與中國作協書記馬烽，攜手同心齊  
向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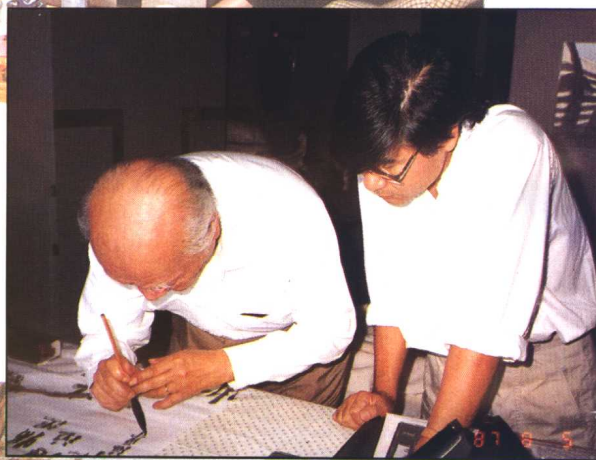






△ 1987 年劉海粟大師旅居新加坡時，曾好幾次到其家“談文論藝”“指謬面授”。圖中，畫壇前輩劉抗與他二人展示近作，請求教益。(1987)

“從藝者，必須有恒心、毅力及鍥而不捨的鑽究與勤奮精神，加上反抗與叛逆創作態度，才能有所成就！”劉大師向他現身說法，指點迷津。(1987)



「元氣淋漓，滯滯猶濕，真辛上訴天應泣」。  
劉大師以杜甫詩句題贈，藉以勉勵。  
(一九八七)

廣交東西方知己，認識海內外朋友，是他一生處世原則。尤其在於推廣與介紹民族傳統文化的優越性，更是他從藝目標之一！因此每年有許多西方朋友到其畫室參觀，了解東方文化。

一九八七年一對瑞典夫婦在其畫室合影。



△ 馬華文史學家方修先生，南洋先驅畫家劉抗先生，香港三聯書店前總經理蕭茲先生聯袂到其畫室參觀近作。(1987)

在新加坡國家博物館舉行其第五

▽ 次個人畫展。







△ 1991 年與畫壇前輩邵宇，總編謝善驍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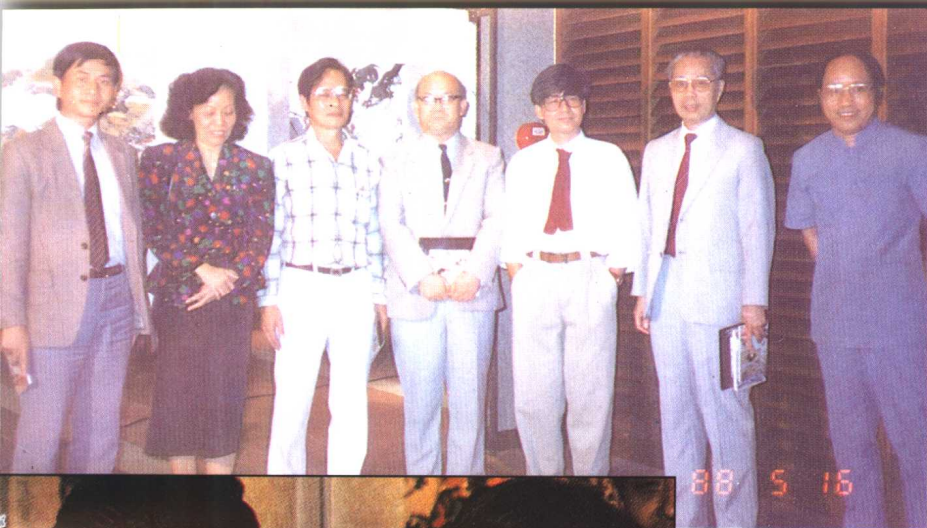
1987 年與范曾的結交，是建築人  
在共同的民族自尊與自信的基  
礎上，但……？

與陝西國畫院諸藝友歡聚一堂。  
▽ (1991)



△  
「友誼以真誠而可貴」。誠然，  
他與張維慶的結交，便足以體現  
其內涵了。(一九九〇)





△ 1988年，泰國第一次畫展時  
與泰華名流及中國駐泰使館  
朋友合影留念。



< 1988年泰國第二次展出時，  
與中國駐泰國大使張德維  
“談藝風生”。

> 一九八八年畫展開幕後，陪張大  
使夫婦，以及泰國前首相杜尼巴  
莫親王夫人參觀作品。





△ 漫長時間的理論探索，促使他深明藝術創作的真諦：技巧，只不過是作品中形象的表現工具，而藝術家的思想與修養，才是作品的靈魂！因此，他亦讀亦畫，相輔相行。(1985)

他沿襲着他的藝術信仰與創作觀，探索，既表現了時代精神，亦突出了地方色彩，傳達了社會與民生實況。(1986)

▽ 1979 年在畫室與其近作合影。







△ 1979 年與愛人攝於書房。



△ 1979 年與其父親攝於離新旅居西歐時。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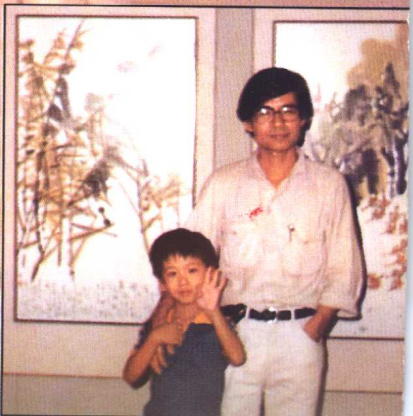
▽

△ “知識是痛苦的泉源？”對與錯，因人而異。但，對他來說，却是對的！因為，每當他多閱讀一些書籍，增加一些知識時，便增加了一份思想上與感情上的負擔，尤其是對時代、社會、民族，更是如此。但他却“明知故犯”！埋頭於知識的苦海中覓尋、思索時代、社會與民族的前途。(1978)



1980年與其獨子攝於旅歐回歸後第四次個展。

“有子萬事休？”1979年與其獨子國揚攝於書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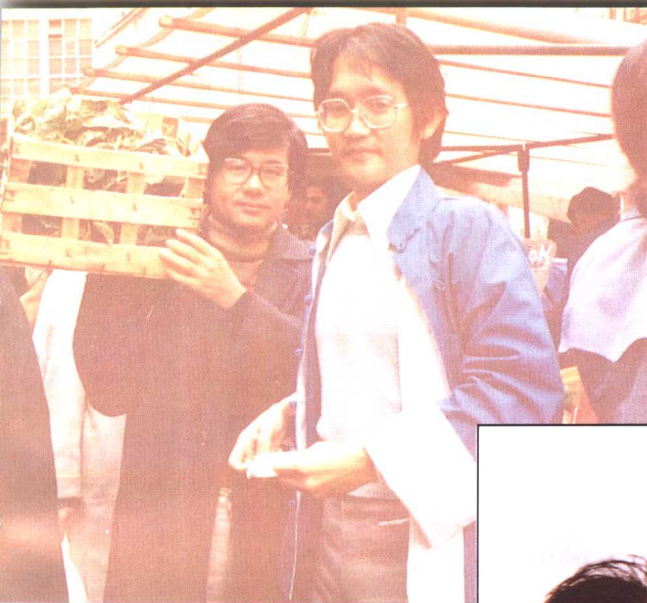






一個月之間，創作了大小好壞三百多幅作品？！  
是的，1979年間，當他旅居意大利時，每天  
在畫室里埋頭苦干近二十小時（四小時睡覺）  
但，結果却累得他人院養病！幾乎鬧出人命！  
看來，當一個藝術家醉心於創作時，連自己  
的性命也顧不上了。





“生活即勞動，而勞動也豐富了生活！”

在海外學習，不但培養了獨立性格，也鍛煉了人生；更豐富了生活。瞧！他與畫友李財香上巴黎市集買菜下廚，創造民族傳統節日氣氛，招待好友到訪（1977）



△ “薄霧暫蓋民衆功，狂風激起萬重愁”，看！他在法國的象徵——巴黎的艾菲爾鐵塔上憑欄追憶勞動人民的血汗與智慧。

< （19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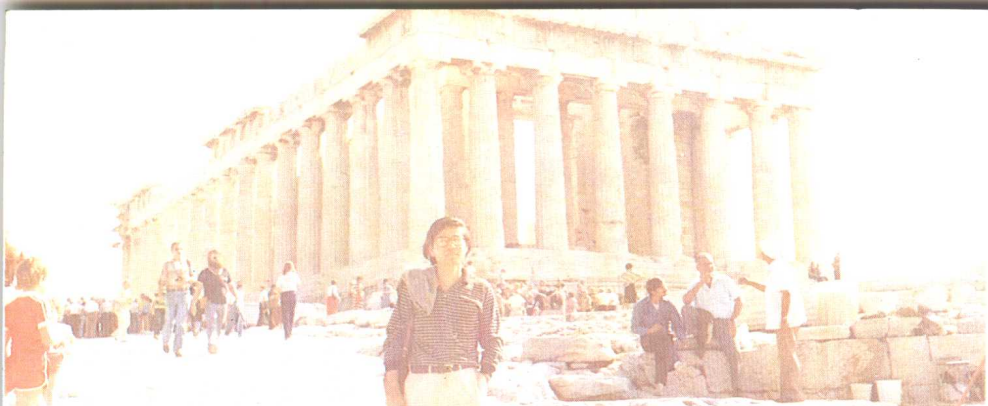
領藝術之潮流，還看花都！

巴黎之被譽稱為西方藝術之都，必有其實至名歸之理。而激發現代藝術之蓬勃發展，則“龐比都現代藝術館”功不可抹！

叻，他也到此探索。

（1977）





△ 斷垣殘壁夢難圓？！。在古希臘的廢墟宮殿前回想。(1978)



△ 對古希臘王朝的憑吊。(1978)



△ 與希臘朋友在工廠合影。(1978)

▽ 與荷蘭廠方代表探討業務上的合作。(1977)

